

新 月

第 二 十 號 第 二 卷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日

新月書店編輯部啓事

本店蒙國內學者不棄，常承惠賜稿件，無任感謝。長篇鉅製，寄來時務請掛號，以免遺失。并請寄至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收轉交編輯部。本店不能承印時，自當璧還，惟務請開明通訊住址，並附相當郵票，否則恕不能郵還，只得暫存敝處。

新月月刊編輯部啓事

本刊常承海內諸君惠稿，至爲銘感，惟有數事奉告，尙希原諒爲荷。(一)惠稿請直接寄交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轉交新月月刊編輯部，請勿寄交他人轉交，以免貽誤。(二)本刊收到稿件後，無論刊載與否，恕不能一一函復。(三)凡不刊載之稿，如欲寄回者，請預先注明，并附相當郵票，並請開明詳細住址，便當于最短期內璧還，否則不能照辦。(四)凡經刊載之稿，本刊略致薄酬，于刊出兩星期後隨時可攜印鑑到本店領取，或由本店郵匯亦可，惟須請先爲聲明。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二號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版

編輯者 梁實秋

上海四馬路

發行者 新月書店

價目				廣告刊例			
全年	半年	零售	國外加郵	特等	普通	通	等次
十二冊	六冊	每冊	每冊	封面裏	封面裏	封面裏	封面裏
三元	一元六角	三角	六分	五十元	四十五元	三十五元	三十元
						十八元	十六元
						八元	

(長期訂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詳見價目表)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二號

英文名著百種叢書

潘彼得

梁實秋譯 葉公超校 實價大洋一元

二十年來，歐美各國的兒童，沒有不認識潘彼得的。尤其是在每年聖誕節前後。各國都演潘彼得的戲，所以潘彼得成爲聖誕的不可少的一部分了。梁實秋先生現以忠實流利之筆把這段著名的故事譯成中文，又經葉公超先生的校序，貢獻給國內讀者。

潘彼得代表的是永恆的精神，青春的喜悅，和人類最寶貴的創造不朽的努力，所以這部書，無論是從故事的趣味上看，或者從含義的深刻上看，都是一本極有價值的小說。

梁實秋先生兩種批評

浪漫的與古典的

吳宓先生說：「……『浪漫的與古典的』一書，爲文雖僅九篇，而議論精湛，材料充實，爲現今中國文學批評界僅見之作。（文學批評之佳者，雖有零篇，未見專書，）故於其書出版伊始，樂得而介紹之。梁君自序中，國會從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先生（Irving Pabbits）研究西洋文學批評，乃能有今之著述，願深致謝云云。即不見此序，而細讀梁君之書者，亦知其受白璧德先生之影響不少。然梁君之書，實有其見解獨到之處……」

實價五角半

文學的紀律

這是梁實秋先生的第二本批評文集，較「浪漫的與古典的」材料更爲豐富，態度更爲鮮明。我們現今的文藝界太混亂了，我們也厭倦了，正好換換胃口，讀讀這一部嚴謹的批評。

實價五角半

新月書店出版章程

甲 抽版稅辦法

- 一 稿件去取由本店編輯部稿件審查委員會定之
- 二 稿件得由本店商同作者刪之
- 三 版權歸作者保留但發行權則歸本店
- 四 最先二千部版稅由審查委員會酌定以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計算此後每二千部增加百分之二以加至百分之二十五爲止
- 五 支付版稅於本書出版後每四個月結算一次
- 六 作者如欲預支版稅得與本店協商但其數目不得過每版版稅總數四分之一
- 七 本書出版時每版送作者十部過此數時作六折計算所取之書概無版稅
- 八 印刷方面如作者須特別審究而定價不能過高或不易銷售者其版稅另議
- 九 作者如因特別原因欲取回原書時須得不

店同意且稿遵守下列二項

A 稿待已印之書銷完

B 須算還排版及打紙版之費用紙版由作者收回

乙 賣版權辦法

- 一 書稿交來後須經本店編輯部稿件審查委員會審定去取
- 二 稿件得由本店商同作者刪改之
- 三 書籍由本店發行版權即歸本店所有
- 四 稿費每千字自三元至八元（但曾經發表過之稿件其稿費得酌量減少）由審判委員會酌定之
- 五 稿費支付日期由作者與本店商定之
- 六 書本大小格式定價及部數等概由本店規定之但作者亦得參加意見
- 七 本書出版時每版送作者十部作者著購買本書按六折計算

（附註）本章程得隨時修改之

通訊處 上海

法租界 龍馬路 新月書店編輯所

謹啟者茲欲
訂定貴店「新月」月刊（自第
一卷 號至第 卷 號）全年一份並
掛號郵奉定費洋 元 角請賜
督收并請按期寄交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新月書店鑒

謹啟 年 月 日

（郵票作九五折）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二號

目錄

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羅隆基

政治氣象學.....劉杰敖

制度與民性.....鄭放翁

浦口之悲劇（獨幕劇）.....陳楚淮

燈（小說）.....沈從文

五月.....陳夢家

詩

季候.....徐志摩

黃鸝.....徐志摩

鞍山……………饒孟侃

露水的早晨……………陳夢家

答志摩先生……………陳夢家

寄萬里洞的親人……………陳夢家

夢醒的時候……………何家槐

零星

汪精衛論思想統一……………羅隆基

造謠的藝術……………梁實秋

文學與大眾……………梁實秋

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羅隆基

批評共產派的國家觀

反對國民黨的『黨在國上』

主張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

建設『委託治權』與專家行政的政府

（這題目的範圍，非常廣大。在這題目上，真可以寫幾本書。不過這篇文章是『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的一個子目。討論團體裏要的只是一篇論文。我只好縮小範圍來寫。文章討論的，只有上面提出來的四點。這當然不是我們需要的政治制度的全部。附此誌明，祈讀者諒會。）

（I）

這次『隴海』『平漢』線上的戰事，與五年前十年前一切的內戰是一樣的沒有意義。如今『護黨』『黨統』這些名詞，與五年前十年前的『護法』『法統』是異曲同工的爛調。舉目前途，國事依然沒有一點曙光，小民依然沒有一點生機。

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如今中國政治舞台上的脚色，無论文武，無論新舊，無論南北，我們都先後領教過了。生花丑旦，崑榔皮簧，總換不了那幾位看厭了的人物，總離不了這齣齣演厭了的舊戲。

老實說些，今日中國政治舞台上，誰進誰出，誰來誰去，我們小民確實可以不問。脚色全都在此，問，又怎樣？我們只好要求他們編幾段新曲子，換廢幕新佈景。換言之，今日中國的政治，只有問制度不問人的一條路。制度上了軌道，誰來，我們都擁護。沒有適合時代的制度，誰來，我們總是反對。我們如今只好談談：「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II)

政治制度上先決的問題自然是對國家 (State) 的態度。

共產黨在這點上，他們引證了馬克斯列寧等人的話來告訴我們，說：

「國家是有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從經濟上看，國家是資本家剝削勞工的一種組織；從政治上看，國家是資本家侵略勞工的一層保障。國家是階級戰爭的產物，同時又是勞資不可調和的鐵證。在階級戰爭的過程中，無產階級雖然要利用國家這工具來鏟除資本階級，階級鏟除了，國家這組織終要使他崩潰消滅。」

共產黨的理想是希望拿生產做根基的經濟組織來代替政治組織。明顯說些，共產黨根本就不需要國家。共產黨的革命策略是「以黨廢國」。

對一班「以黨廢國」的革命家，我們當然沒有共同討論政治制度的餘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基本的政治組織——國家，都不要了，談得到什麼政治制度？

我們並不特別顧念國家這種組織。不過二十世紀的世界，不像共產黨所想像的那般簡單。世界上不單是一個中國，同時並立的國家有幾十個。中國崩潰了，英法日不見得同時崩潰；中國消滅了，英法日不見得同時消滅；那時，沒有國家的中國人，當然比現在更要受人壓迫，受人欺侮。俄國共產革命成功以後，蘇維埃政府還得求神拜佛般去請求列強承認他們的新國家。不然，單單經濟上蘇俄就要陷於閉門自殺的狀況。在二十世紀主張消滅國家，談何容易！

其實國家，和人類的他種組織一樣，有他產生及發展的歷史。國家的歷史，就證明他的性質是隨時代隨環境變遷的。今日國家的性質，已與昨日不同；明日國家的性質，當然又要與今日不同。就拿中國來說，二十年前的中國是在滿州人手裏，滿人並不完全代表資產階級，漢人並不完全無產階級。目前的中國是在「一黨獨裁」的國民黨手裏，國民黨不完全代表有產階級，被國民黨壓迫的人，不盡代表無產階級。國家何嘗一定是資本階級的工具。打倒資本階級與消滅國家並為一談，這種唯物論上的邏輯我們實在看不出他的根據。

我們絕對不為階級制度辯護。什麼時候可以達到一個無階級的理想社會，這是大問題。羅素這樣的懷疑過：「無產階級打倒有產階級以後，無產階級何嘗不可有「少作工，少生

產」和「多作工，多酬報」的兩種主張。這兩種主張又何常不可產生階級」。拉斯基(Laski)又這樣的懷疑，「我們就看不出打倒資產階級以後，就一定成為無階級的社會。社會或者就分為共產黨和共產黨領袖兩個階級」。我們睜開眼看看世界的情形。中國的勞工與美國的勞工彼此不都是被壓迫的同志嗎？美國的勞工比起中國的勞工來，他們又是小資產階級了。黃皮黑眼的工人，進得了美國的海口嗎？美國要趕走華工的不是煤油大王，汽車大王一類的資本家，而是美國無產階級的勞工。「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這何嘗不是一個大夢。這般說，消滅階級的理想，什麼時候可以實現？國家的消滅，什麼時候可以實現？

開誠佈公的說，消滅國家的高調，我們是不唱的。「以黨廢國」這條路我們認為在二十世紀是走不通的。我們在現世界裏，只有保持國家(State)這條路。不過在保持國家這條路上，我們有我們所希望的一種國家。在國家的組織上，我們有我們所主張的政治制度。

談到這裏，國民黨黨員一定雀躍鼓舞的說：「曷歸乎來！」

國民黨是要國家的，這點我們承認。

國民黨的總理在他的三民主義的第一講裏，開口就說：「諸君，今天來同大家講三民主義。什麼是三民主義？用最簡單的定義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三民主義是否救國主義，救國主義是否一定是三民主義，這是題外文章。要救國的人，當然承認國家的存在，這是不容否認的。國民黨的口號是「以黨建國」，這明明與共產黨的

「以黨廢國」不同了。不過國民黨建設出來的國家，採用什麼樣的政治制度，這是我們不能輕易忽略的一個問題。

在這裏我們先要向「救國」「建國」的人，提出幾點來討論。

(一) 國家的性質是什麼？

(二) 國家的目的是什麼？

(三) 建國的策略是什麼？

老實不客氣，整部中山全書，從沒有提到國家的性質，國家的目的這些政治哲學上的根本問題。孫中山先生最留心的是「救國」「建國」的策略。他的短處——同時是他的長處——是策略選擇上，總是顧目的不顧手段的原則。因為不注意國家的目的，每每拿「救國」「建國」當做目的。因為顧目的不顧手段，策略上時常走上與國家的性質及目的相反的道路。最後「黨在國上」的策略，就是這個明證。

在我們看起來，總要第(一)第(二)點有了相當認識，纔可以決定策略。現在我們就依次來討論這三點。

第一，國家是種工具，這點我們與共產黨的意見相同的。不過共產黨認他為資本階級壓迫勞動階級的工具，我們認國家是全體國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達到某種共同目的的工具。

這點，看來似無關緊要，實則是談政治制度的人應該認清的出發點。目前中國的大患，一方面是共產黨把國家看做階級戰爭的工具，一方面是喊『救國』『建國』的人，把國家本身看作最終的目的。把國家當作目的的人，他們認人民是為國家存在的，國家不是為人民存在的。他們不問國家給人民的利益是什麼，却認『救國』『愛國』是人民無條件的義務。因此時時拿『救國』『建國』這些大帽子來壓人。民間的災荒可以不救，苛稅不可不收；地方的治安可以不問，內戰不可不打。因為國家是目的，國民就成了『救國』『建國』的工具了。國家不要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人民本身就是『救國主義』的奴隸。國家不要擁護人民的思想自由，學校應做宣傳『救國主義』的機關。總而言之，只要掛上『救國』『建國』的旗子，苛捐雜稅，打仗殺人的事，都有意義了。國民都要無條件的服從了。

我們認國家的性質絕非如此。國家是全體人民達到某種公共目的的工具。救國可以，救國的方法，不能與國家所要達到的目的相違背；建國可以，建國的方法，不能與國家所要達到的目的相衝突。反此，『救國』『建國』就是一種罪孽。

第二，國家所要達到的目的，我們認定是求全體國民的共同幸福。因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國家對國民有三重職務：（甲）保護；（乙）培養；（丙）發展。國民的身體安全，思想自由，經濟獨立等等屬於國家職務的甲項。人種改良，衛生管理，農工改進，養老育嬰等等屬於國家職務的乙項；教育普及，文化提高等等屬於國家職務的丙項。國家要行使這三種

職務，先要求國內的和平，安甯，秩序，公道。沒有這幾個條件，國家就不能行使上面的三種職務，不能行使上面的三種職務，就不能謀得國民共同的幸福。

第三，國民黨許多人因為不明瞭國家的性質是全體國民達到目的的工具，因為不明瞭國家的目的是全體國民共同的幸福，所以在「救國」「建國」的方法上走上了「黨高於國」的一條錯路。

「黨在國上」是「以黨廢國」的共產黨的手段。共產黨的國家論與他們的階級戰爭論是連貫一氣的。首先咬定國家是階級戰爭的產物，其次認定國家是有產階級的工具。有了這兩個前提，那麼共產黨把國家搶奪過來做他們一黨與一階級的工具，自然是理直氣壯的事。共產黨根本就認國家在一個無階級的社會裏沒有存在的價值，國家終久是要崩潰消滅的。在這種政治理論底下，黨的地位，自然是比國家重要。「黨權高於國權」，「黨在國上」，自然可以談得上來。

在「以黨建國」的國民黨，亦居然掛起「黨在國上」的旗號，這是根本的錯誤。這種錯誤的原因，一方面因為國民黨在學說上沒有國家的理論。一方面因為孫中山先生沒有看清共產黨的國家論，在急不暇擇的當兒，就採取了共產黨的錯誤的策略。

何以見得「黨在國上」這種策略，是從共產黨那裏學來的呢？

在民國十三年時候，國民黨在廣東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先生有這樣一段演

說：

『現尚有一事，可爲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俄國之能成功，即因其將黨放在國上。我以爲今日是一大紀念。應重新組織，把黨放在國上。』

這就是國民黨裏『黨權高於國權』在歷史上的來源。同時就是如今『黨治』的根據。

共產黨當日加入國民黨，本來是有作用有計畫的。他們當然贊動國民黨採納『黨權高於國權』這種手段，以達共產黨『以黨廢國』的目的。孫中山先生，用『以黨廢國』的模範，來做『以黨建國』的事業，那真是緣木求魚之類了。

『黨在國上』，有什麼可反對的地方呢？國雖然成了黨人的國，黨又非全國人的黨，那麼我們這班非黨員的國民，站在什麼一個他位？『黨國』這名詞，影響於國民的國家觀念很大。就拿中國的近事來說。前次的中俄戰事，除了各地國民黨黨部發了幾篇宣言，打了幾個電報，公佈了幾條宣傳大綱以外，全國人民有什麼表示？人民的愛國熱度，比起從前的『五四』『五卅』來，是什麼樣的一種分別？當然人民都知道中東鐵路的戰事，其嚴重不在二十一條件與顧正洪案以下。不過從前的事，是中國全國人的事，如今中俄的事，是『黨國』對俄國的事。一字之差，在心理上就千里之別了。一個人已被人看做亡國奴，看做被治階級，被治於白人，被治於同族的黃人，其去亦有間了。這種心理的存在是事實。這是『黨在國